



范古農居士年譜 (續)

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五十八歲。

彌勒菩薩聖誕慶祝紀念，述彌勒菩薩聖蹟記。文分七章。一、略述一生。二、因地故事。三、佛世隨學。四、學派傳流。五、應化度生。六、當來成佛。七、弘揚淨土。

先時民國十四年亦有彌勒菩薩誕日紀念演講文。首言菩薩修因，次言菩薩證果，終言菩薩應化。今此則因地加言修唯識定，隨學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，學派傳流說無著世親之唯識學派。觀此前後二篇演講之異，可見居士思想之變遷。學在法相行在淨土之觀念，已於此漸成熟矣。

上海相招歸來。作別天目山二律。天目避秦月七圓，不驚七鬘遠峯煙。二時禮誦親經佛。幾度登臨玩石泉。誰謂菩提離煩惱。渾忘患難即安全。而今海上頻催駕，動我歸心利涉川。參訪名山仗夙緣。何圖患難作逃禪。重逢方丈皆知己。曾造高峯一覓仙。勝地不常增勃慨。故園欲返續陶篇。相期世界昇平

早，再度西天禮法筵。

呈了翁先生三絕。空山無事漫謳吟，俚句抒情不論文。弄斧多慚般氏肆。濫竽竊比伯牙琴。自別西山問水濱，風塵黧黯染清襟。毘耶小憩知空寂，感謝文殊慰我深。木桃投去報瓊瑤，捧讀佳章興自饒。此後推敲循矩矱，海樓談客仰彌高。

余了翁以古農至自西天目山，貽詩見投，即此報之。一別維摩已越年，不堪回首望烽煙。相逢共道流離苦，太息餘生僅苟全。正說西山杖履遙，片帆忽掛浙東橈。滬濱道侶傾思久，猶乏嘉賓共結茅。(晉郗超，字嘉賓，尊禮高賢，爲戴安道起宅。)同是天涯旅泊人，相期淨業共離塵。自憐行解輸君遠，猶待殘年懺宿因。

抵滬寓法藏寺。時王慎軒避難申江，常往省心蓮社念佛，聞之叩謁。嗣與社友商定，邀住省心蓮社，開講淨土三經一論。省心蓮社社長蔡濟民，爲中醫師。王慎軒亦中醫師。

單培根

幻庵文集有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之次序，觀無量壽佛經之綱宗，淨土經論中之阿彌陀經三文，蓋爲此時之作。

在省心蓮社講大乘起信論，撰講義，約三萬言，多用法相唯識之說融會貫通。曰：「迷之與悟，皆依一心。此之一心，非迷即悟。依一心故，不離於心。非迷非悟，不可思議。詮此不可思議者，心真如門也。詮此依心迷悟者，心生滅門也。真如門爲心之體，依此門故，開法性般若之宗。生滅門爲心之用，依此門故，開法相唯識之宗。可謂佛教之弘綱，佛學之總持者矣。」曰：「本論爲佛學性宗之要典，而歷來賢首宗師，依以判釋教義者，洵爲學大乘佛法者入手之書也。學之之法，應依三慧。讀誦嫻熟，是爲聞慧。通達義理，是爲思慧。勤修信行，是爲修慧。量力而學，各得眞益。是乃學佛之準繩。捨此即是魔外。至若龍樹依心真如門而說般若三論，無著世親依心生滅門而演法相唯識，佛學大綱，詎能外此。尤足勝者，修信五門，結歸淨土，與普賢行願相爲表裏。凡我同仁，尤當奉爲圭臬者矣。」

印度大乘佛教，有中觀瑜伽二宗，爲龍樹與無著世親二系，後人謂之空有二宗。傳來中國，即三論唯識二宗。三論鳩摩羅什初傳。隋嘉祥而後，已後繼無人而成絕學。後人與天台賢首之性宗混而不分，目印度龍樹無著二系爲性相二宗。居士承襲其說，未加深究而用之，乃有如此之說。性空二字之異，昔人曾約爲十異曰。一、法義眞俗異。二、心性二名異。三、性字二體異。四、眞智眞知異。五、有我無我異。六、遮詮表詮異。七、認名認體異。八、二諦三諦異。九、三性空有異。十、佛德空有異。

省心蓮社戊寅佛七開示云：「本社同人，恭逢阿彌陀佛聖誕，

發心念佛。又即在研讀大乘起信論修行信心分之初。」開示分七。一、念佛法門之事勝。二、念佛法門之理勝。三、往生極樂之解惑。四、無量壽經之提要。五、十六觀經之概說。六、阿彌陀經之精髓。七、往生論偈之闡揚。其解惑謂「今有感於華藏極樂優劣之分，而於素習念佛往生極樂或生退轉。今既爲是證明生極樂不異華藏，佛土原無優劣，而往生極樂又僅十念成功，捨難就易，不待智者而決矣。」此由上海華嚴座主應慈講經，譬念佛往生淨土爲賣五香荳，從學者因之輕視淨土，故爲此言。

居士自云行在淨土。每晨十口氣念佛，數十年無日或間。寓省心蓮社時，以淨土三經一論，每日課誦若干，周而復始。尊重天親往生論，同於淨土三經，作爲課誦，識見卓異於人，亦行在淨土學在法相之旨也。居士不主張專持一句名號爲已足。復陳一夢書曰：「佛法固宜專修，然念佛法門卻不必專修。」復溫光熹書曰：「學佛須解行並重，古德喻如目足。凡有所解，悉是行之資糧。凡有所行，要依解爲司南。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。又佛法以發菩提心爲主腦。修淨業亦然。苟於理解未明，起念悉成愛見。高談說食，固無益於一飽。但餓火急不暇擇，認土塊爲嘉膳者，究亦何裨養身耶。印老爲法門中樸學者，亦非不尙解也。但爲末法衆生，根器不古者，必先以實行築其基礎，然後從事於博覽以廣見聞。苟力有不逮，則基礎已鞏，不致無所成就。此印老教人之所以勝也。」復褚毅成書曰：「念佛法門，亦復無量，惟在契機。苟有大心欲度衆生，懼障於事，即不能僅以一句名號爲念。須知名以召德。故淨土三經未有專提一名者。即小本經中亦須遍列佛之正報依報主伴，俾念佛者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。經之執持名號者，修也。一心不亂者，入三昧也。此但

一日乃至七日耳。若其餘時，雖修而亦不遺聞思。譬如一種工程。工程師種種計劃，聞思之事也。小工舉斧斤以從事，修之事也。我人於一切時一切境中修念佛者，尤工程師之值種種工程而指揮小工作也。一種工作作畢後，再作他種工程，中間仍須經過計劃而施工，斷未有以一種工程計劃，可以概一切工程也。故一往用持名修法而不復聞思者，亦未見概得其法也。故正法之外，又有助法。六度萬行，在念佛者為助法。善導大師所謂散善。若一心執持，即是定善。此二相資，方可成就。如欲食飯以飽腹，必先買柴糶米燒飯以成就之。定善之資於散善，亦復如是。」讀淨土三經三輩三福九品之云，自知居士言之允當，符合聖旨，糾正時流之弊。彼好為一往之論者，甚至廢自力而專仗他力。楊仁山曾作闡教芻言等篇，不辭與辯。居士翻印流通之而為之序曰：「彼熱心宏法者，一味順俗從權，勢必至如真宗之所主張，上違佛道，下誤衆生，其遺害有不可勝言者。以為捨實而從權，雖似方便。然方便而無慧，失其善巧。及其弊也，則醍醐反成毒藥矣。」居士於各宗之修持，如復周正昌書云：「既曾修習淨土，大可專修一宗，不必再修密乘。」復謝家寶書碧：「密宗贊密，淨宗贊淨，蓋欲宏揚一法，自不能二三也。但密淨比較，非在此贊否而有高下，在乎透機耳。學固有普通專門。在普通者，均應修學。在專修者，則一門深入耳。然又復須知，佛法多門，修者量力而行，門門到家。單復齊修，原亦不妨。不過末世衆生，根劣機鈍，要以一門深入為可靠。所以修學者隨意以為一主，而其餘為伴。伴不離主，何雜而非純。若農則以淨為主而以餘為伴也。居士諒亦有同情歟。」現身說法，示人以道。世有非難淨宗者，居士必奮起衛之。如禪淨之爭，印光法師高樹永明四料簡之旗幟，緘楊禪者之口。海印著永明四料簡辨偽錄。居士致海印書止

之。華嚴座主抑淨宗念佛為賣五香荳，居士為解惑以辨之。法相學者以念佛往生為別時意，居士則倡行在淨土學在法相，以身率教而力行之。

居士於佛教各宗學說之異，頗主融會貫通，似乎為一和事老者。然其於外道，則嚴正不容假借。如復黃良安書曰：「認我等斥彼為外道，為失佛教平等之本心，而勸令勿作門戶之見。果爾，則彼蘭風和尚，引經據典以為註疏，則將奉為法寶之確證矣。惡紫奪朱，鄭聲亂雅，所謂瞎天下人目者，良以此耳。」曰：「佛法具折攝兩門。辨別邪正，不容假借，屬於折門。調和彼此，圓融無礙，屬於攝門。但初心學佛者，以確定認識不容錯謬為主，故事嚴辨。若其認識既確，然後從融通方面該攝羣倫，以示廣大，未嘗不可。否則僮侷顛預，莫衷一是，又何以自立宗教乎。若今之主張三教混同五教合一者，非驢非馬，寧非笑話。」

為榮柏雲三樂農產社之羅漢菜刊物法味欄寫稿，法味之一羅漢菜，法味之二臘八粥。

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巳卯五十九歲

繼續為羅漢菜刊物法味欄寫稿，法味之三世間覺，以八大人覺經為講。幻庵文集所載至第五覺，未終而止。

釋迦佛涅槃紀念演講說四種涅槃。

校友會旅滬分會辦友聲刊物來函徵稿。寫與校友們談談等。有云：「我是一生幹了教育事業的一個人。從二十三歲起一直到四十七歲，都從事於中小實業各教育。從三十一歲起直至如今，又從事於佛教教育。」

作關於僧衆在靈位前念誦上供之糾正。以僧家度亡佛事，江浙最盛。習俗相傳，弊竇叢生。求福獲禍，恐所難免。因擬三辦

法。

一九四零年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六十歲

弘一法師周甲紀念，佛學書局徵文，撰壽言云：「弘一法師者，我老友也。二十年前，余在杭與故友周侏生等遊，始知師時爲居士，發心學佛，有出塵志。後承介紹見訪於禾中，商量出家，謙和可敬。及師依虎跑寺退居某公雜染後，復來禾中精嚴寺佛學研究會閱藏，小住數月。嗣以杭海潮寺請法一禪師主七，馬一浮居士相招，遂離禾會。閱年餘，師將偕弘傘上人閉關新城山中，曾與杭友等攝影相送。自後師遊衢遊滬，駐甌駐越，時往來閩浙間。近復息影閩南泉州等處。著述而外，誨誡後學，輒以持律相勗。余與師雖常獲讀其宏文，賞其墨寶。而音問罕通，容顏弗接者，殆十五年矣。」

撰嘉興棲真寺華嚴關緣起。撰上海佛教同仁會緣起。爲佛教同仁會作勸請齋主推銷粥票廣種福田文。代撰移歸雲棲公有齋田記。

致海印書云：「流離三載，聊作寓公。蒿目滄桑，情同彼此。常見佛刊大著，文字般若，蒼茂如故，無任歡忭。最近見永明四料簡辨偽錄一文，雄辯滔滔，未嘗不持之有故。然但就禪理發揮，而未能找出偽造人證，則亦終難斷案也。夫此禪淨四料簡之爲出於永明，元代中峯禪師早已認定，且亦曾爲當時學禪人解惑，廣錄具在。」

海印爲徐頌堯，亦嘉興人。時寓蘇州。師此書去後，辯偽錄遂中止。後一九四七年，居士至蘇州參加靈巖山印光法師塔院落成典禮。海印已杜門謝客，足不出戶。居士登門拜訪，破例接見。居士應請講經，亦來預聽。海印於教於密於禪皆博通。晚年更潛心於道教，有天樂集百卷之作。然僅首十卷付印。

居士論禪宗，有復張子石妹夫書云：「原夫禪宗本係勘驗學佛人是否契宗而設，在本宗原無所謂學。百丈叢林亦係供已開悟人養道之地，及備他方學者參訪之所。其後學者根鈍，苦參無得，遂不得不施設念佛是誰等類話頭，以爲參究之資，乃變無學而爲有學矣。在宗下意義，以爲明宗之後，讀經念佛等方有受用。故末明宗前，讀經念佛皆所不需也。無奈衆生根鈍，單靠參究，未能明宗，而唐喪光陰。反不若研究經典，得藉多聞熏習之功，豁開圓解，與久參明宗者無異。即使圓解未開，而具有聞所成慧，不猶勝於啞羊。至於念佛法門，則爲勝異方便，而以往生安樂見佛開悟爲宗趣，無取乎現生開悟」。居士與人言，無不皆指歸淨土。讀幻庵文集書啓類，無不皆然。居士以之自行，亦即以之化他。居士無兄弟，有二妹，另一嫁潘姓。

六十初度，親友醴資諸刊著作爲壽，乃著手選編文集。並印八大人覺經以結法緣。屈翰南馬智醫劉滙清龍健行汪千仞張覺明等各有壽詩。

文集皆選自散見諸佛刊者。居士之著作先後印行者，有佛學問答，普賢行願品疏鈔攝，釋尊小傳，地藏菩薩聖蹟，生日紀念，大乘空義集要，八識規矩頌貫珠解，觀所緣緣論解，往生論註攝。阿彌陀經旁解等。及譯日本前田慧雲大乘佛教史論。其佛學答問則有劉士安之輯。

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辛巳六十一歲

易名寄東，字幻庵，作三世易名說。

編文集，搜集舊文，抉擇去取。分爲經義、演講、論說、序跋、書啓、傳記等六卷。歷半載餘，始定稿，交佛學書局發排。

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二歲

作幻庵文集自序云：「予自民國紀元會友研究佛學，而光陰迅速，倏已二十九年。其間爲教育事，爲家國事，不遑寧處。隨緣學佛，程非直綫。況今衰髦，學力遠遜於前。倘統觀舊作，亦足以識進退。且近來與友談論，或答詢事，往往舊事重提。倘亦示以舊作，亦足以免予新製。」

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六十三歲

提出學在法相行在淨土之議，創辦淨宗法相學社。呂碧城遠自國外匯款助之。

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六十四歲

在省心蓮社集佛友講學法相，有余雷許國培等從學。

嘗以問居士。居士曰：「我勸淨宗人學法相也。學佛者不可不知法相。居士早歲遊學日本，即聞唯識於章太炎。民初即於學校講八識規矩頌等。後又有觀所緣緣論解八識規矩頌貫殊解等出版。世有攻難法相者，奮起捍衛。如守培著相宗斷證論，謂相宗空言其斷，實無所斷。空言其證，實無所證。以相宗不遺依他如幻之緣生色法爲根本大錯。居士爲文評之，謂其厚誣相宗。云：「吾師既欲有議於相宗，必先將相宗所說洞悉無遺，然後下筆，可也。」云：「農於相宗亦非極深研究者，不免亦有見不及處。不過覺得吾師所以議相宗者，皆非相宗之失。或係相宗救性宗之失而言者。觀吾師之論，反悟吾師不解相宗，並不解性宗矣。」

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六十五歲

抗日戰爭勝利，自上海歸嘉興月河家中居住。

嘉興成立中國佛教會浙江省嘉興縣支會。曾在會講法相。

時有請講楞嚴者。居士曰：我不復講此。後吾又聞龔覺生言，居士告之，已學法相，不需再學楞嚴。

應棲真寺邀往參加法會

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六十六歲

十月初十日誕辰。請雪相法師舉行講經法會，講普賢行願品。黎里西塘等處佛友至者甚多。有張一留等壽詩。重議出版幻庵文集。

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六十七歲

幻庵文集出版。作自序二。文曰：「余弱冠就學武林求是書院，因蔣智由先生函讚佛學，始讀圓覺。雖不甚了，而無所疑。惟覺世以爲有，佛則無之。世以爲無，佛則云有而已。歲二十七，遊學東京，嘗問佛學於章太炎先生，而知俱舍唯識二論。於書肆得金陵本大乘起信論直解及義記。因論文條理勝常，愛讀不釋，而於佛學亦漸有所解。越三年返國，服務學校教育，迺依楊仁山居士所定佛學課程普通三年專門各宗應讀經論，絡繹購請。課餘閱覽，從事研學。宣統二年，平湖報本寺華山法師講彌陀疏鈔，友邀往聽，此爲聞法之始。民國紀元，沈文寐叟囑設佛學研究會。時諦老法師啟講舍於滬南，式海法師開經筵於當湖。切磋觀摩，相得益彰。佛學研究之風，浸遍於嘉善善海四邑，而達於杭紹松滬。互十有六年。余自民六受皈依於觀宗。往來各會，藉利他以自利。行在淨土，而學則靡定。觀法界於賢首。習四教於天台。研教義於法相。滌心垢於三論。策加行於真言。涉躐膚受，未遑深造。逮夫近八年

來，旅居滬濱。為科判瑜伽師地論因緣，溫讀百卷弘文，始知普為一切乘說真了義教之法相宗，在當今實為最契機之佛學。遂提出學在法相行在淨土之議，而與同仁研習法相唯識者五載。時許圓照居士善日譯巴利文大藏，較漢譯四阿含小乘律論為詳備。此種經典，向以小乘捨而不學。許居士竭力提倡，人以為異，余獨躋之。何以故，欲識佛教全體者，烏可以忽諸。法相十七地，不簡聲聞獨覺，而菩提道次所謂上土須共中下土道。值此末法報劣，非賅本末以談佛學，猶建高樓於沙土，傾倒可立而待。此則余最近對於佛學之認識也。在昔二十九年，余六十初度，親友欲集拙作關於佛學者刊板印行。不得已而許之。奈時值國難，環境惡劣。佛學書局擔任排版後，無法進行。去歲六十有六，勝利已臨，親友又以促竣前業為請。仍因國內經濟失常，工作不易。余曰，此殆斯集之不契時機乎。不然，何障礙之多也。今幸得大法輪書局蘇慧純陳無我陳海量三居士，慨任籌劃印行之責，卒獲出書。助我實多，應申感謝。然斯集稿已越五載。所有表顯最近心理之作，散見於覺有情弘化等刊者，且待將來再刊續集。綜上諸種因緣，故於拙集之首，自序以告讀者，幸辱教焉。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仲夏范古農識於嘉興月河里之幻庵。」

蘇州靈巖山印光法師塔院落成，靈骨入塔，舉行法會。至蘇州登靈巖山寺參加典禮。晤高鶴年，同遊天平山謁范文正公墓。在蘇州，寓王慎軒處。講經數日。晤張一留徐頌堯沈惺叔等。又應請至無錫。

上海同仁邀請，仍往寓省心蓮社。自前年歸嘉興靜居，而上海法緣所在，殷勤勸請，遂復至滬。正式成立法相學社。余遂辛方子藩陸淵雷倪正和余雷許國培章偉川顧康年等為發起人。由佛教青年會向市主管部門備案，作為佛教青年會之一組成部分。即以省心蓮社為講學之所。據金陵刻本排印法相學課本。

第一期於十一月出版，為大乘五蘊論、大乘廣五蘊論、顯揚聖教論五蘊世俗義章、大乘百法明門論、顯揚聖教論五法章、二十唯識論。並辦社刊，附刊於佛教青年會之覺訊月刊。數期後以稿不繼而停。

作勸學法相文。云：「不慧早年泛覽佛典，而法義茫然，不知歸趣。逮讀瑜伽師地論、顯揚聖教論、阿毗達磨雜集論等。始覺大本攝小、相亦通性。一十七地，境行果三，次第可循。法在於是，學有攸歸矣。然猶慨覺悟之已遲，年邁目衰，遍學為難耳。然法相之學，多聞熏習，以為資糧。如理作意，以起加行。通達真俗，以臻見道。菩提道修，固非一蹴而幾。」

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六十八歲

繼續講學於法相學社。續印法相學課本第二期，為攝大乘論及雜集論之一。

研究法相唯識之學，先有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，與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。有南歐北韓之稱。抗日戰爭時支那內學院遷四川。自歐陽竟無示寂，繼之主持者為呂澂。三時學會韓清淨之後，僅保留遺址。其徒馬一浮肆力於彙編韓之最巨遺著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。講筵皆輟。

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己丑六十九歲

繼續講學法相。絡續排印法相學課本。第三期為雜集論之二。第四期為辨中邊論及顯揚聖教論之一。第五期為顯揚聖教論之二。

捨家興學。八月組織校董會，向嘉興市人民政府申請立案。以住宅為校舍，以財產為校資。聘吳印若為校長，成立月河小學。

此校於一九五六年改為公立。

一九五零年庚寅七十歲

繼續講學。有二班，每周一三五上午，二四六下午，各二小時。逢佛誕節日隨喜拈香上供。素有咳嗽，年老力衰，每於講時，咳喘不能續，由遊俠代講，講肆不輟。是冬已腳背浮腫。

遊俠先從太虛學法相，聽居士講，以為勝之，歡喜從學，聞顧興根云。顧亦從居士學法相。

一九五一年辛卯七十一歲

抱病講學。並於顯揚聖教論作淺釋若干章，病不能終篇。三月病篤，方子藩送至上海時疫醫院。圓瑛法師曾來視疾。醫診為肺穿破。自知不起。住院不數日，念佛安詳而逝，面露笑容。時四月十二日，農曆三月初七日也。後在海會寺坐龕設奠。無嗣，由內侄戚勤生舉哀成服。李經緯主喪儀。妙真和尚封龕舉火。治喪會上，同學等頗望法相學社之有繼，初擬推沈心師。沈謙不任，學宮遂渙散。

嘉興月河家中，原有影印積砂藏影印續藏四體咒藏頻伽藏及其他經典書籍多櫥。捐獻嘉興圖書館。未加珍視，頗有損失。

庚申之歲，周子美老居士囑撰范古農年譜。時經法難，佛典蕩然，資料缺失，無從著手。老居士為代借得幻庵文集。即依之並就所知，草成初稿。於事實遺漏太多，有待補充。而多年以來，罕有新獲。光陰忽忽，擱置已十餘載。周老居士屢促發表。今重取閱讀，覺雖未完善，亦有揚於先德，湮沒可惜。即以提供於世，並徵求補充。因付內明月刊，請予載之。一九九一年三月嘉興單培根誌於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。

（上接第34頁「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特色」）

五台山佛教音樂雖有青黃之別，但這兩種音樂同居一地，不僅吸收了當地民間音樂的素材、節奏、韻味，而且它們之間的相互碰撞、滲透及融和，使其既不同於中國南方的佛教音樂，又不同於中國北方的佛教音樂，而是成了一種別於北方東、西兩路的佛教音樂。這就是五台山佛教音樂的特色。

（完）

【注釋】

- ① 霍韜晦《絕對與圓融》，第三八五頁。
- ② 《中國哲學思想史》下冊，第六五九頁。
- ③、④ 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下冊，第六三〇頁、第六三六頁。
- ⑤ 《法華經》。
- ⑥ 《華嚴經》。
- ⑦ 《阿彌陀經疏》。
- ⑧ 《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一。
- ⑨ 《金石粹篇》卷十三《大唐閩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》。
- ⑩ 《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》，第二八頁。
- ⑪ 《弘明集》卷十一。
- ⑫ 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第三六六頁。
- ⑬ 《古清涼傳》卷上。
- ⑭ 一九八七年《五台山研究》第一期《五台山及石燈台頌》，第二六頁。
- ⑮、⑰ 《廣清涼傳》卷上。
- ⑯ 《清涼山誌》卷二。
- ⑰ 《清涼山新誌》卷二。
- ⑱ 《五台縣誌》第三章。
- ⑳ 《金剛界大法對受記》。